

寻访

为铁道兵烈士寻亲

编者按

1974年至1984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条长476.54公里的南疆铁路。为此，铁道兵部队共牺牲官兵268人。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被战友匆匆安葬在铁路沿线。

直到前几年，在铁道老兵的建议下，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人民政府拨款1250万元，修建起铁道兵烈士陵园，把分散的12处零散烈士墓迁移至陵园，并开启了“为铁道兵烈士寻亲”的征程。

上一期，我们的记者前往长沙宁乡市以及怀化沅陵县，帮助南疆铁道兵战士陈迎山和董明发找到家人，十多万名网友关注了他们的故事。今天，记者再次出发，前往浏阳市以及郴州永兴县，为烈士游太森和廖告寻找家人……

第六站

长沙浏阳

烈士游太森战友的回忆——

他是文艺青年，也是和死神打交道的安全员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8月20日，浏阳市高坪镇高坪村妇联主席熊荣萍陪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找到游太森烈士亲属的家中时，游太森的弟弟游太才搀扶着母亲曾明华已经在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去部队之前，游太森在村上担任团支部书记和文艺宣传队队长，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活泼能干的年轻人。

“我们是1972年冬天一起去当兵的，我们这个大队一共去了三个人，关系都很好。”李明福说，游太森到了部队之后，非常积极上进，很快就入了党，还当了副班长。

南疆铁路修建进度缓慢，铁道兵的生活也非常艰苦。“吃的是玉米糊糊，菜是自己种的洋芋（土豆）、白菜，十月份收了之后，放在地底下，吃一个冬天。”李明福记得，最惨的是有一次过年，因为大雪封山、道路结冰，运输物资的车队无法通行，“当时我们连队厨房里只剩下一点点黄豆，没办法，最后每个人分了一把黄豆充饥，我数了下，我分到了16颗。”

但即便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工程的推进也在日渐加快。李明福是风钻手，既是党员又是副班长的游太森，则担任安全员。

安全员并非一般人可以胜任，因为这项工作关系到战友的生命，必须要很负责很细心的人去做。“这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其实就是在爆破之后，拿着锤子在隧道里面敲石头、听声音，看哪块石头可能会掉下来。可能掉下来的石头敲起来声音清脆、响一些；不会掉的石头敲上去声音比较沉闷。遇到有可能掉的石头，我们几个战士就一

起拿撬棍把它撬下来。”李明福告诉记者，安全员的工作“相当于在隧道里‘排雷’”。

与死神打交道的人并不总会有好运。在一次爆破之后，游太森冒着还未散尽的硝烟“排雷”，结果一块八仙桌那样大的石头滚落下来，正好砸中了他。李明福和几名战士冒着塌方的危险推开巨石，但游太森已经没有了呼吸。

同是高坪村老乡的何粮年把游太森从隧道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背了出来，李明福边哭边用纱布把战友的遗体包扎好。最后，大伙儿把游太森埋在了四师医院的墓地里。

修路工程危险，战士们还面临着其他威胁。李明福说，有一次，他和几个战友一起去和静县巴伦台镇，听说有特务杀害了铁道兵战士，“我们赶到事发现场去看的时候，地上还有一摊血”。

游太才告诉记者，当时部队里来了人，通知了家人哥哥牺牲的消息，并送回了哥哥的遗物。年仅17岁的游太才原本想跟着部队里的人去新疆看看哥哥的墓地，“但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走了。这么多年，我只知道哥哥安葬在新疆，今天你们来了，我才知道哥哥现在安葬在和静县革命烈士陵园。”游太才说，他想替老母亲早日去看看哥哥，“这是我几十年的心愿。”



游太森烈士家属合影。

李明福珍藏着和战友们的合影，图中后排右一是李明福，左一是游太森。

门口等候。九十高龄的曾明华行动颤颤巍巍，耳朵已经听不大清楚。说起大儿子游太森，只聊上几句，老人家的眼泪就流了下来。“40多年了，我妈一直惦记着哥哥，有时候想起哥哥，就独自一个人哭。”游太才告诉记者，1972年，22岁的哥哥当兵入伍。5年后，哥哥回家探过一次亲，时间也很仓促，匆匆返回部队之后不久，就传来了哥哥牺牲的消息。

同住高坪村的李明福今年65岁，是游太森当年的好友，也是一起当兵的战友。他告

烈士廖告告弟弟的回忆——

四哥牺牲后，母亲又把五哥和孙子送进部队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欧阳婷

第七站

郴州永兴

“对对对，我和告告是一个部队的，当时我们大队有5个人一起参军。”说完，铁道老兵廖爱国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本“退伍军人证”，“我们当时一起在新疆修铁路。”

8月18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郴州市永兴县鲤鱼塘镇洪波村村支书廖烈红的带领下，找到烈士廖告告的战友廖爱国家时，这位皮肤黝黑的农村老人在廖烈红刚说出“廖告告”三个字时，就迫不及待地向记者诉说起他和廖告告在部队时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到部队，19岁的廖告告就被选为运输兵，“专门开解放牌卡车”。“他是一名好司机，部队里有什么任务都是他去”，廖爱国告诉记者，在四川和陕西的时候，部队会不定期组织演练，晚上演练的话，会要求司机“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在路上摸黑行驶，廖告告每一次都能圆满完成演习。

除在业务上十分精干，高学历的廖告告还成为了战友们的“家书代笔”。廖爱国说，当

初他从部队寄回家的家书都是廖告告帮他写的。

1976年1月20日，新疆正值寒冬。因为驻扎在天山脚下的部队没有食盐了，廖告告接到任务，要前往乌鲁木齐运食盐回来。天气十分寒冷，空中飘着大雪，道路结冰严重。廖告告开车返回部队的途中，由于道路太滑，卡车扎进河里，车上5个人都牺牲了。

当时，再过不到半年，廖告告就可以退伍回家，和亲人团圆。1976年6月，廖爱国和其他3位战友退伍，而廖告告留在了新疆，再也没能回来。

今年60岁的廖亮忠是廖告告的弟弟。他告诉记者，他们家七姐弟，四哥廖告告去世后，母亲曾风遂十分悲痛。当时部队的人来家里通知的时候，带回了廖告告的遗像，“但母亲把照片收起来了，她自己也不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受不了”。哥哥甚至成了家里人不能提的话题，“一提起哥哥的名字，她就会不停地哭。”

但即使廖告告的牺牲让曾风遂大受打击，

1976年年底，离廖告告牺牲还不到一年，曾风遂又毅然把排行老五的廖告中送到部队当兵。廖告中回忆，母亲曾说过，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们都受到过反动派的欺压，父亲甚至留下了终身残疾，因此，母亲特别地“爱国拥军”。1975年，父亲去世的时候，为了让廖告告在部队安心工作，母亲在家书中依旧报着平安，只字不提丈夫去世的消息。

2003年，80岁的曾风遂听说新疆的部队在招兵，她从30公里外的洪波村赶到永兴县武装部，把自己的大孙子廖玲兵送进了新疆某边防部队——新疆是二儿子工作和牺牲的地方，她想让他的孙子代替自己去“去看一看伯伯”到底埋葬在哪里。



廖亮忠向廖烈红展示珍藏在手机里的哥哥的烈士证书。



扫一扫，分享永兴铁道兵感人故事



扫一扫，分享浏阳铁道兵感人故事